**1**

“小纯，你在哪啊……”

我心里反复念着这句话，不知不觉间缓缓地睁开了双眼。

头顶的天空已经略显阴沉，差不多快下午五点钟了。小雨正绵绵不绝地下着，落在地上发出淅沥沥的声音，纤细的雨丝又轻又凉，不用想就知道是深秋时节独有的。原野上呼呼的秋风，也不停地在我耳边来回游走，尝试着把我从那深深的睡梦中唤醒。我就一直这样感受着这美妙的雨声和风声，直到自己的精神完全回到现实。

“怎么又是从野地里醒的……”

我从浓绿的芳草之间把自己的身子支撑起来，拖着尚且没有恢复实感的脚步向前走。不远处是一条浅浅的小溪，于是我又顺着水流的方向，朝它的下游前进。走着走着，就看见了头顶缓缓翻卷的云朵，远处若隐若现的建筑物，还有小溪注入的那片海里，闪着些许微光的海浪……辽阔的平原上，这些景色再一次摆到我的面前，一齐为我揭开了幕布。单独来看，这些图画或许仅仅只是一些很普通的景色而已，就像一名普通的摄影家随手拍的照片一样，虽然是很美，可并不能产生什么很特殊的韵味。但是合在一起，在那漫无边际的灰白色云朵笼罩之下，就显得分外不同了：又柔软，又清爽，还给我一种独特的安全感，好像四周这整个世界就是我素未谋面的家，虽然无比广大，却是无可争议地全部独为我所有。自从我沉入那段很久很久的梦中之前，它一定就一直像这样静静地留在这里，等待着我的回归。脚边小溪潺潺的流水声，也时刻打消着我的疑虑，告诉我我没有来错，这个地方，就是我心心念念的那个故园。

我就这样走着，差点又要无休无止地一直走下去——直到一片洁白的花瓣突然飞向空中，闯进了我的视野。我低头一看，原来是那条小溪蜿蜿蜒蜒地流进了一片花丛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天气已经略有些冷，差不多再过一个多月，就要正式由秋入冬，因此野外的花，已经很少能见到了。唯独这一种花，却还聚集在花丛里，而且都齐齐整整地怒放着，把草原上一片一片的区域都染白了，仿佛这最冷的季节，才是专属于它们，能让它们展示生命力的季节。面对这不可多得的美丽景观，我不由得驻足凝视。大的花比较沉，都谦逊地弯着腰，随着秋风的吹拂而一上一下地点头；而小的花就没有这么多顾虑了，它们得意地左右摇摆着，同时拼尽全力朝着天空的方向伸展，生怕自己比周围的花矮了一点点。有时候，还能偶尔看见几片花瓣从一朵花上面凋落，然后被吹得很高、很远，直到落到地面或者海面上。开始那片吸引了我注意力的花瓣，应该就是再也无法抗拒秋风的邀约，告别它的伙伴们飞起来的。到了即将入冬时的某几天，还没凋落完的花瓣就会夹带着许多种子，不约而同地一起凋落，去开启它们的下一世代。如果这个时候恰好也有大小合适的风，就又是一场一年一度的壮美场面……我想象着那种场面，流连在洁白的花丛中，几乎忘掉时间的逝去。头顶的天空，愈发阴沉下来。

而打破这种流连的，是一个同样洁白的身影。

“小纯！是你吗？……”

我的目光，落在了前面几米远处那位高高瘦瘦的少女身上。她头上梳着一个小巧的辫子，扎住的一束短发向后低垂下来；她身上素雅的衬衫和百褶裙，以及腰间的裙带，简直和周围的花一样白，完全混在了一起，好像她自己也是那其中的一朵花。怪不得我开始在这里转了这么久，却没发现她这么大一个人。虽然这个时候她只是侧身对着我，但我已经不用问她是谁了。

在这个遥远的世界里，除了她还能有谁呢。

我向前迈开了腿，想朝她奔去，可是没跑几步就失去了平衡，整个身子左右晃了好几下，栽倒在草地上。手和膝盖勉强把身体撑起来，呼吸开始变得急促又急促，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力量掐住了喉咙……

不过很快她就察觉到了我的动静，转向了我这个方向。她柔美的女中音响起，其中又是惊讶，又是激动：“诶？智伢子？是你啊！……好一个惊喜！”她右手攥着刚刚摘下的白色小花，微笑着向我这边跑过来，弯下腰来拉我的手。这一刻，她的躯体，她沾着雨水的脸颊，就是这样呈现在我眼前，接着一齐紧紧接触到我身上。这触感是多么强烈，多么确凿分明啊，我真恨不得这个时候我的感官更敏感一点，让我多感觉幸福一点啊……

当然，能够生而为人，能够在身上获得这样的感觉，就已经没有什么事情能让我更满足了。这可能就是所谓的“心动”吧。我知道这种感觉会是这样，也知道这种感觉会在这个时候产生，但是那种特殊的心情，那种夹杂着辛酸的欢愉，却是每次都实实在在地触碰着我整个内心世界最脆弱的部分，令我全然无法防备……

“智伢子！你什么时候回来的……我真的可想你了……”她一边含糊地开口说着，一边把我抱得更紧了，贴在我肩膀上的脸颊，也陷得越来越深。

“呃……小纯，我……就是刚才回来的。……我不也想死你了吗。”这时候我的心脏还在像开始那样狠狠地跳，而且越跳越狠，都快要跳到胸腔边上了，哪里还管得着认真回答她？我只得勉强跟着傻笑，试图把飞到九霄云外的思绪给扯回来，同时心不在焉地挤出这几个字。

这个名叫小纯的女孩子，就是我在这个故园里那位心心念念的故人了吧？可是真到了面对着她的时候，本该是与她谈笑风生的我，此刻却像是刚刚第一次恋爱的小男孩一样，出奇的羞涩和木讷，看上去和热情洋溢的她完全联系不起来……可能是因为我之前思念她太久太久，都精神错乱了吧。到了终于解除这种木讷的状态时，我才配合着她，伸出自己的手来环绕在她脖子两侧。

我们两个人就这样在原地久久相拥，难解难分。四周静极了，除了风和雨发出的恒定的声音，几乎什么都听不到，这个世界仿佛只剩下了安宁。我闭上双眼，认真地感知着这种安宁，渐渐地又陷入了另一场睡梦之中。但是与之前的梦不同——她在我身上施加的那种触感不断地提醒着我，这场梦是美好的，幸福的，是充满着难以言说的甘甜的，就算我做得再久，也不会想要逃离的。特别是当我猜想到，原来我怀中的她也是这样，也在认真地感知着我的存在，这种甘甜，就不知不觉又浓了一点点。

“我好开心，真的好开心……”想到这里，我的泪水夺眶而出，滴在她头上，打湿了她的短发。

过了很长、很长的时间，我们才终于从那种甘甜的梦中苏醒，松开了怀抱。这时我摸摸自己的肩膀，发现那一块的衣服也湿了一大片。再抬起头来看看她，她的眼睛哭得通红的，脸上的泪痕更是左一条右一条。看着彼此哭得失态的样子，我们都好像是突然被戳中了笑点，一下子又笑出来了几滴眼泪。

“嘿嘿嘿！原来你也会哭成这样！太脆弱了！”她俏皮地拿手上的小花指着我的鼻子，装出一种很嘲讽的语气说。

我挠了挠头：“就是，我真的太脆弱了！还没说几句话就哭成这样……不过你也好不到哪儿去！”

我终于忍不住发动进攻了。我欣喜着冲上前，又一次把她紧紧搂住，在原地转了整整一圈。又过了很长、很长的时间，我们才终于从那种酣畅淋漓的大笑中缓过神来。刚见面时的那种辛酸一下子都被丢到脑后，只剩下了欢乐。

“刚刚我突然背后偷袭你，没把你吓到吧？”我凑近她的脸问道。

“啊？怎么会是你偷袭我嘞，明明是我偷袭的你吧！……哎呀，老是待在这里多不方便，来，先回趟家，吃个晚饭，然后再出来逛！正好来尝尝我们新的轻工业流水线！”

她指向远处地平线上那个凸起的小灰点，同时一把抓住我，把我朝那个方向拉。那里，就是我们约定好了称作“家”的地方。

“好！走走走，一起干饭去！”我向着她点点头，接受了她的邀请。

**2**

晚上七点钟的潟湖。湖四周的丘陵和山崖在天空余晖的映衬下矗立着，那一道道高耸的黑影沉稳而庄严，俨然是自然界为自己树立起来的一座座丰碑，历尽风霜依然屹立不倒；而在山的环抱下，湖面上漂着的那六七个尖尖的信标，则像是生活在这自然之中的人专门留下来的提示，它们一边闪闪发亮，一边随着波浪的拍打而上下浮动着，给夜幕覆盖之下的湖又披上了一层金黄的轻纱。风不喧闹了，浪也很安静，置身于这个世界中，似乎根本感觉不到它的运行……当灯红酒绿的城市刚刚怀着迫不及待的心情迎来下班，准备开启自己一天中最精彩纷呈的夜生活时，这里的一切却仿佛却是已经合上了眼睛，下定了决心要就此陷入沉沉的梦乡。

我和小纯很幸运：我们就是这一切中的一份子。

我们肩靠着肩，并排坐在湖边的一个小木码头上。小纯不依不饶地贴着我，双手死死抓住我的手，头也时不时要歪斜着要向这边倒过来；连悬在水面上空的脚都不放过，她都要拿自己的脚来缠住我的脚。我们靠得这么紧，连她的心跳我都感觉得到，我的身体里就这样出现了一前一后两个节拍，它们一会儿离得远，一会儿离得近，像是原野小路上追逐嬉戏的两个孩童。从我们的孩童时代算起，现在也还没过去多久吧？其实我感觉现在我们本质上还是当年那两个天真的孩童，没有很大的变化。如果真的有这种变化，想必我们现在早已分道扬镳，她走向了不同的人生，我也不再有这样的幸福……能够有今天，一定得感谢命运的安排吧！

我想着想着，转头又看向她的脸。她的眼睛半睁半闭着，嘴角还挂着一丝似有似无的微笑，一副很陶醉的样子，比喝了酒喝醉的人还要多几分醉意。真可爱啊！我从心底里又冒出来一股无法抗拒的爱怜之情，忍不住把空闲的右手伸出去，狠狠揉了揉她柔顺的头发。“呜呜……”她随即喉咙里轻哼一声，把胡乱盖在脸上的头发丝向两边拨开，抬起头来。“你干嘛……！哎哟！”不知是在感激我多给了她一些接触，还是在埋怨我把她打搅了她的美梦。

“哎呀，我们可爱的小纯睡得这么香呀！我要不揉一下小纯，小纯都睡着了吧？”我把脸凑过去，戳着她的肩膀，“别又逼着我拿公主抱的姿势把你抱回去。我现在刚回来，全身上下虚得很，劲还没你的大，我可受不了啊。”

“啊，呜啊——呜啊啊啊！啊哈！”她没回答，而是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，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，然后揉揉眼睛。“对啊，怎么这么早就睡着了？”她嗤的一声笑了，“现在才七点嘞。要是现在就睡了，那凌晨就整夜狂欢喽？不过照你说的，你现在这么虚，也狂欢不起来吧，哈哈……”

“住口！我说我虚，那是没力气，不是……你知不知道我这段时间是有多小心翼翼地保养着？还不是顾着你。结果你倒好，还来嘲讽我……”

“好了好了，我没嘲讽你！我还得感谢你嘞。不是反话，是真的感谢。你那回是真的勇，真敢想！”她给我比了个大拇指，在我面前用力抖三抖。

“那是。说到这里我就不困了，我得把你的黑历史好好搬出来讲讲。当时我们就是坐在这儿聊天的吧？就在这时不知怎么回事你就破防了，就把头埋在我怀里哭，哭着哭着就睡死了。当时可不是七点，都已经十一点了，你又睡得这么沉，我不忍心把你喊醒，一拍脑袋，”说到这里我也真的一拍脑袋，“哦豁！就这么办了。好不容易把你扔回床上，结果这个时候你就醒了，就满血复活了，就扭扭捏捏的想拉着我……”

“现在轮到我叫你住口了，小小的智伢子！你自己说的别开腔。你再说我就甩手走人，今天晚上自己睡自己的觉去吧。”她指着我的鼻子威胁道。

“我也警告你，小小的纯！我这是在你主动对我发起核攻击的前提下被迫进行的核反击，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。你对我发出的‘甩手走人’威慑，完全是单方面的霸权主义行为，严重损害我方的幸福生活主权，我表示强烈抗议！”

……

我们又在这样毫无逻辑的打情骂俏中激战了好多个回合，才把话题扳回正常的轨道上来。小纯又变回那个温情脉脉的少女样子，我也恢复这种在恋爱中如痴如醉的少男状态。能听见我们讲话声的，只有水中的小鱼。

“我还以为你都不会回来了嘞。一个人在这边，从早到晚就是读书写字听广播，无聊得很。”她搂着我的肩膀，两只脚悬在水面上空前前后后摆来摆去。

“读书，写字，听广播。”我一个词一个词地重复着她说的这几个活动。“哪里无聊了？挺有意思的啊！至少不累。不像我，每天跑来跑去干那么多杂七杂八的事情……”

“你那叫累？那叫突破舒适圈，能不累。……你别岔开话题喽。其实我每天也过得挺开心的，衣食无忧的。只可惜老是有个你忘不掉。我就是觉得，有的时候真的挺想你的。”

“但是我又有好多别的事情要干。”

“真有那么多别的事情要干？”

“那不然嘞。”

“呃……”

“呃什么呃？”

“我在你心里，优先级这么低啊。”

我摇头叹息一声。“哎，我也没办法啊。要是回来一趟就像买一张火车票，一百多块钱就能轻轻松松打发掉，那倒天下和睦，四海升平了。但是世界上的事情，凡是还存在的，都没有买票这么简单。”

“对啊！”她枕着我的肩膀，把头高高仰起来，朝着无边无际的天空望去，“本来就不会有这么简单的事情的嘛。一旦变简单了，马上又会有新的难题冒出来喽！人，总是这么难控制自己的思想。一个人可以让自己举举手、跑两步、调剂下，却没办法控制自己想什么……”

“是这样的。所以我感觉，人生一个最要紧的任务就是做到这点。把注意力放在真正的难题上，用自己的一辈子去解决一些复杂的事情。有多复杂嘞？真正复杂到用一辈子才能解决的事情。那样的人生才算是真正活了一次嘞！”

“一辈子……好大的一个词。我每次想到这种概念就心里恐慌。”

“那还用问，你慌，我比你更慌……哎呀，爱哭鬼！怎么又发动被动技能了？别搞啊，我怕！你看我今天不是好端端的出现在这里了吗？我们这一面不是已经见到了吗？还有什么不确凿的地方？好好享受当下不就行了，管我什么时候出现，什么时候消失嘞！……还哭不过瘾啊！那你要是硬要这么搞的话，我还不如……我直接给你来一个……”

我急了。我奋力把手从她的手的缠绕中抽出来，捧住她的两边后脑勺。没等她叫出来，她的嘴唇就已经被我的紧紧压住。“嗯！唔唔——唔唔？——”她的脸上出现了震惊的神情，四肢胡乱地在空中挥舞，身子也像通了电一般撑得笔直起来，连声音里都出现了痛苦的哭腔。

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今天从见面到现在都是她对我主动，要是现在还不给她来一个一击必杀，可能要被她笑话了吧！

“哈，哈——咳，啊哈……”过了漫长的好几秒，等到我感觉她都要憋死了，我自己都要喘得上气不接下气了，我才把她松开来。这个时候再看她，她的脸上又布满了泪水——我自己应该也是这样的。

“你，你……！”她皱着眉头，一只手捂着嘴，一只手指着我大喊。

“怎么！”我毫不相让。

“我！我……我太喜欢这种啦啊啊啊！”她尖叫着朝我扑过来，抓住我的肩膀，一把就把我撞倒在地。“哎哎，别！平衡，平衡！别掉水里啦！要淹死……”

“扑通！”“扑通！”随着两声巨响，这个世界上多了两只落汤鸡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**3**